

宋代研究丛书

1206.2
Y28C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杨庆存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杨庆存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81041-951-X

I. 黄… II. 杨… III. 黄庭坚(1045~1105)-文学研究
IV. 1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106 号

书 名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作 者 杨庆存

责任编辑 刘坤太
责任校对 马尚文
责任印刷 苗 卉
封面设计 刘广祥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www.hupress.com.cn E-mail:bangong@hupress.com.cn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18 千字 插 页 2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81041-951-X/K · 298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一

宋承唐后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在宋代恢宏璀璨的文化廊苑中，各体文学占有突出地位，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代表两宋文学发展成就和崭新风貌的文坛巨擘，首推苏轼和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由于文勋卓异，赢得“苏黄”并称的地位，被时人奉为一代文宗、江西诗派开山。清代王士禛在《冬日读唐宋金元诗家诗偶有所感……》诗中云：

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

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几人。

此诗形象地昭示了山谷在宋代文林中的地位和影响。

黄庭坚“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独步千古，引起历代学人瞩目。自宋以来记述研究山谷的言论，充盈书牖。

丛出不穷。前人对其诗作的评论说法不一。如有人称其“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有的则谓之“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可谓抑扬俱存，各有所见。新中国建国以后，文学史研究家也曾对黄庭坚评价有所争议。对此热点课题，很需进一步开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氛围的昌扬，黄庭坚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杨庆存同志的《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就是卓有新创的一部专著。

是书功底深厚，特色鲜明。首先眼界宏阔，视角多样。黄庭坚作为宋型文化土壤陶钧升空的文化巨星，其行实业绩闪耀着多重的时代风采，含纳着悠久的人文积淀。庆存同志拓展研究视野，将黄氏置于文化学的广阔疆域予以论析。对其成长，从宗系、家学、先辈、仕历、交游等诸多层面，进行详明审视。苏轼与黄庭坚，先后进相汲引，人品文业，承传磨砺，关系密切。书中设专章联系时代文化氛围，对两人交谊及其发展作辩证分析。凡此均有所拓展，新人耳目。

其次，各章于有关资料，撷采丰厚，引据翔实。如为理清黄氏宗系，作者于作家本集、宗谱而外，

对现存志传、行状、墓铭、书札、载记，无不悉行涉猎，缜密比勘，细心辨证。再像对山谷始婚情况，经过广泛爬罗材料，条分缕析，在严谨参辨基础上作出论断。以是凡书中独诣之见，均能做到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有证必审。

复次，全书论析精当，新见迭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山谷创作论的名言要义，历来影响深巨，但所受褒贬不一。是书作者从周秦两汉作品的沿袭，由历代文论的因革，追溯渊源，阐述演化，进而揭示此说的理论源流、实践基础和深邃价值。可谓探究底里、识度精深。山谷词妙脱蹊径，别具风姿。作者对之重新审察，总结出“随俗”、“反俗”两类并存、俚雅迥异而造诣俱精的创作特征。概括全面，言简意新，令人信服。

是书虽为学术专著，在行文上却能雅意润泽，略避苦涩。如开篇描绘豫章自然环境人文气象，笔锋秀雅，语句爽快。引述前人载记，注意精心剪裁、细密联缀。读来有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之趣。书中设章分节、布网立题，咸能把握要义，提纲挈领，下语精当，逻辑紧严，在文风上也颇具特色。

庆存同志原在孔子故里曲阜师范大学任教，读书治学，一贯思敏笔锐。后入复旦大学，在名师指导下就读研究生，以优异成绩荣获博士学位。

现任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虽公务繁剧,仍勤奋于学术开发。本书即是他百忙中致力苏黄研究的一项硕果。其杀青面世,必将有功于山谷,裨益于文林。是书行将付梓,作者嘱为写序。适有海外之旅,虽行色匆匆,然一睹文稿,顿感赏心悦目,兴致盎然。爰略缀数语,以表欣贺之忧云。

刘乃昌

2002年4月于山东大学

序 二

我于1995年2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曾读到过杨庆存同志《苏黄友谊与宋代文化建设》一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的理论性、学术性文化刊物。当时我在古籍小组任职(秘书长),遵照组长匡亚明先生的意旨,主要协助办两件事,一是组织撰写《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二是编辑出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双月刊)。根据匡老的设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其宗旨是立足于古籍研究,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为指导方针,阐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力求古今融汇,中西贯通,从而使传统文化研究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为现代化服务的明确方向。当时我读了庆存同志的这篇文章,深感其学术思路与文风,确很切合刊物的主导思想。

庆存同志撰写此文时,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后来他在中宣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事务繁忙,但他仍抽空继续研究。现在向学界提供三十余万字的专著《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则是超越上面这篇文章的范围,对黄庭坚的家世、生平、文学活动、创作思想等作全面的探讨,并与宋代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索山谷作品中富有时代特色与艺术内涵的文化意蕴,颇使人有创新、求实之感。

我最近因遵嘱为庆存同志这部著作撰序,乃通阅全书,深有所得,也因而引起一段使人难忘的回忆。我于1955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留校,任浦江清先生助教,那时北大中文系将中国文学史课程分为四段,每段一年,游国恩先生教第一段(先秦两汉),林庚先生教第二段(魏晋至唐五代),浦江清先生教第三段(宋元明清),王瑶先生教第四段(“五四”以后)。这几位前辈教课是很细的,使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跟随浦先生作了两年助教,从而培养起对宋代文学的爱好,曾有志向为苏、黄立传。后浦先生于1957年夏因病去世,我又于1958年3月因事离开北大,后至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当时宋代诗文研究是处于冷漠状态的,尤其是黄庭坚,更被评议为“形式主义”、

“反现实主义”，有些文学史家仍沿袭旧说，认为“夺胎换骨”之说，乃“教人蹈袭剽窃”。那时我倒还是想从资料积累着手，拟由此清理出一些诗文发展的头绪。我一方面作孔凡礼先生《陆游研究资料汇编》的责编，另一方面则利用夜间及假日，编两部书，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杨万里范成大卷》。这两部书编于1960年至1962年间，1963年编成，那时我近三十岁。《杨万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2月出版，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却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被认为这一群诗人违背文学发展潮流，不宜出书。这样，原书虽已于1964年付型，却一直压存，至1978年8月才出版。没有想到第一版竟印了20500册，这对我是一个安慰，但我那时已将科研兴趣转向唐代，早年萌发的苏黄研究，对我这一平凡的人来说，已没有精力再作，成为终生的遗憾。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凡我看到有关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的著作，总有一种惭愧、钦佩和自我欣慰的复杂心情，现在读到庆存同志这部书，更有此感。

由此我也逐渐坚定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信心。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已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这已构成

我们古典文学界新一代的研究群体,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探索。因此,从总体来说,这一代研究新人,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等,都与我们20世纪50、60年代成长的人有明显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格局。因此,我总以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固然要从事于传统研究,但同时要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现在年轻学人治学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思考。这对我们学科建设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正因此,我以为,我们来读杨庆存同志的这部著作,最好能就书中所体现的新一代学人之学术风貌、文化涵养,以及创新气度、勤奋志向等,作深切的思索。这也是我作这篇短序的一点心愿。

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内文学研究确有很大的进展,进展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也就是说,着重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以及作家、士人群体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各自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这就是古典文

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当然,这样的研究,主要地还不在于研究层面的扩展,而在于研究观念的拓新和研究思维的深进。从这方面来看,庆存同志这部著作确向我们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这就是: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

这部书,我印象较深的有三点:一是从具体考证黄氏宗系与家学着手,展示山谷这一文学大家所承受的深潜文化渊源。黄氏先世本为浙江金华人,其六世祖贍于南唐中宗李璟时出仕为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宁县,自此这一家就在这山川奇崛、树木茂密的秀丽环境中代代相传。五代是唐宋之际分裂割据的时代,北方中原战火连续不断,东南一带却相对稳定,李氏立国的南唐为此起了不少的作用。曾仕明朝奎章阁大学士的赵世延,在为陆游《南唐书》所作的序中,就称南唐“虽为国褊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这所谓“文物”,实为文化建树。可见这样的文化环境对黄氏是十分有利的,真如书中引及的清人文乃翁《马洲山谷祠记》所说:“阐发英奇,盖有所待。”又如苏、黄的诗文交往及品德相勉,从其深切的情谊,探寻一代文风的建树,并推广认为二人的这种交谊体现出群体意识、历史意识,从而形成阵容强大的文化群体,共同推进文化的发展。这使我想起中唐

时,韩愈于贞元中期在洛阳、徐州一带,结聚李翱、孟郊、贾岛,白居易于元和前期在长安,交结元稹、李绅、张籍,都以交谊为轴心,创立各具特色的文风,这种文学和文化发展模式是很值得注意的。

二是由全面论述山谷诗词创作,进而探索其文学思想,特别对多有误解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加以深细的辨析。庆存同志首先提出,要求出新和独创,是山谷诗歌理论系统的核心。正因为抓住这一要点,就能对山谷的创作思想进行规范有序的逻辑演绎。书中还上下贯通,起于先秦两汉至唐,又述及两宋,甚至元明清戏曲小说,作创作实践与理论演化的系统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说,其价值与意义还不止于诗歌创作的求新,更重要的是触及或揭示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条艺术规律。进而又提升至文化研究的格局,认为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都不无启迪。这是有助于文学研究由古代向现代拓展的。

三是提出对山谷散文的重视,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讨其散文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书中对山谷散文作细致的数量统计,指出其近二十种体裁的散文,流传至今的达二千六百多篇,再加上

日记,其总数为现存诗篇的一倍半。随后又对山谷散文加以分类品藻,指明其散文创作不单数量丰富,体裁多样,且极有情致,从而显示黄山谷整体的文化素质。

以上三点只是我的读后感。我对山谷,虽作过资料辑集,但未有专门研究,因此确不敢对本书作全面的评论。但写了以上三点,使我想起金代作家兼学问家元好问的一句话:“近世惟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这真是一句名言,也是对山谷的最佳评语。由此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好几部关于黄庭坚的研究著作,迭有新见,现在又有幸获读庆存同志之作,故套用元好问的话:最知山谷者,惟近世新一代学人。

傅璇琮

2002年4月,北京

前 言

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和思想智慧的结晶；文化是时代精华和历史长河的缩影。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像润物无声的春雨、奔流不息的江河、涵纳深广的海洋，培养着个体、勾连着时代、丰富着自身。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新文化、反映新时代、推进新文明的过程。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总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着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新文化。由是，文化如日月，与时俱进，常见常新。纵观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文化巨匠，莫不审时而度势，沿革以创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沾溉来者，衣被后人。宋代黄庭坚即其一也。

众所周知，宋代文化史上的黄庭坚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其于哲学，精于儒，深于禅，通于老庄，且融三家为一体，取宏用精，身体力行；其于史学，校定《资治通鉴》，编写《神宗实录》，向有“黄太史”之称；艺术则书法为最，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亚于苏而雄于米、蔡，位居其二。文学方面的创造尤其卓

著。他首先是一位诗坛巨擘,诗歌与苏轼媲美,且开江西一派,为宋诗之代表;词与秦观比肩而风姿独具,人谓“唐人不逮”;散文各体兼擅而尤长于赋、妙于题跋,又创体日记,垂式千古。黄庭坚多方面的杰出成就,不仅在当时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流泽后世,沾溉学人,对宋代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了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奇特的“黄庭坚现象”。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谓中国古代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演进,造极于赵宋。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巅峰,作为“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的一代文化巨匠黄庭坚,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苏轼一样,同是宋代文化的打造巨匠和典型代表。时代培养和造就了黄庭坚这位文化巨擘,而黄庭坚的文化实绩也反映了他的特定时代。然而,人们对于黄庭坚的文化创造实践和文化理论建树之认同、认识、理解和评价,宋代以来即毁誉参半,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缺乏全面、系统、客观而辩证的评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待和研究历史现象,探讨和发现其发展的规律,以为当今之龟镜,应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化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而科学研究必须客观求实、科学严谨,不囿成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本书将黄庭坚作为剖析宋代文化的典型,同时着眼于人才成长、文化建设和规律探索,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家学、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方面分为九章,考察和分析了黄庭坚多方面的文化实绩和创造历

程。笔者认为,黄庭坚在诗歌、词赋、散文、书法、史学、理学、释道哲学诸方面的精深造诣和突出成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渊源,有其雄厚的社会基础与人文基础,并给人以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首先,黄庭坚立足于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继承为前提、为基础,积极倡导和强调文化创新,并创造了优异的文化实绩。他在为宋代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为人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实绩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化思维、文化创造、文化方法的模式。从整体上讲,黄氏创造的文化是一种与通俗文化、平民文化有所不同的文人文化、士族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文化含量大,创新程度高,历史积淀厚,品位高雅,蕴含丰富。可以说,黄庭坚的作品是宋代文化中的“象牙塔”,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必然产物。这方面最有创造性的典型代表就是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艺术理论和书信题跋。

其次,黄庭坚现象告诉我们,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文化创造的多种多样;艺术创作个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艺术创作的差异性;文化创新、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群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文化成果与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化、多层化的,雅俗共赏固然是人们向往的艺术佳境,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样难能可贵。

复次,黄庭坚的文化实践和理论创造也告诉后人:一,创新是艺术生命的基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创

新是传之久远的关键；有创新才能有艺术生命，有创新才能有文化发展，有创新才能传之于后世。二，创新必先继承，发展必先接受，传之于后世必先立足于现实，反映时代新特点。三，艺术创新与个体的文化素养、创新意识、生活阅历、审美情趣、时代精神、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多方面因素密切关联。四，勤于学，敏于思，笃于行，虚怀若谷，刻苦奋发，广闻博识，善于借鉴，深厚学养，是个体艺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五，艺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创新程度，决定着艺术生命的长短和影响的深广程度。六，艺术创新成就的认可度，受时代文化发展水平和接受个体素养的限制。

以上的粗浅认识，将在下面的考察分析中得到印证。